

胡平兄：

快半年多了，总是用电脑写东西。现在坐在这里用钢笔写信，忽然有些伤感，似乎自己不务正业已经很久了。这样写信时才强烈地感到真实的自我，电脑里写的那些东西仿佛不是我写的，而是另一只我无法控制却会控制我的手写出的。不知道你看过了那些我用E-mail发给你东西时的感觉如何，反正我自己一想起来，就觉得那些文字很僵硬，就如同电脑的程序一旦启动，我们就只能跟着走，再没有自己的主动性了。

你也许早已过了爱钱这种电脑适应症“时期”了吧。现在，你还会用笔在纸上写字了吗？许多用电脑时间长的人，现在已经懒得用笔了。这世界上到底还能造出多少让人偷懒的工具呢？有了代替人脑的电脑就够了，别再想什么新的花样了。每一次新的创造，都给人的生命本身造成懒惰的充分理由。

你看，手写的字一定很难看。王艾热衷于绿色，我就觉得绿色与这些电脑之美机械性相反。

笔真好，钢笔字真好，抓住我最敏感的神经，令我心碎又让我安详，仿佛有个久别的亲人突然回来了，坐在我身边，很近很近，触摸着我的手指，又通过手指抚摸我的记忆。很近的呼吸那么模糊，失望减少了，焦虑消失了，手与笔与纸与字与书写的真正关系又出现了。

胡平，你看，我记录是在写情书，眼睛居然有些湿润，也不知是对笔之久违造成的，还是用笔给你写信的缘故。

小胡畔可能不会用笔写字了吧。我以为让孩子们记住用笔写字，比让他们在美国学汉语更好些。我们的过代人没法摆脱方块字的束缚了，这是宿命。我就希望下一代都摆脱汉语，这确实是个操蛋的民族发明的操蛋的表意工具。

国内的人都很忙碌，三年坐狱，出来后，最让我吃惊的是朋友们都有钱了。我越来越不喜欢这里，但是苦难的记忆

钢笔写信，忽然有些伤感，似乎自己不务正业已经很久了。这样写信时才强烈地感到真实的自我，电脑里写的那些东西仿佛不是我写的，而是另一只我无法控制却暗自控制我的手写出的。不知道你看了那些我用E-mail发给你的事而时的感觉如何，反正我自己一想起来，就觉得那些文字很僵硬，就如同电脑的程序一旦启动，我们就只能跟着走，再没有自己的主动性了。

你也许早已过了爱钱这种电脑适应症时期了吧。现在，你还会用笔在纸上写字了吗？许多用电脑时间长的人，现在已经懒得用笔了。这世界上到底还能造出多少让人偷懒的工具呢？有了代替人脑的电脑就够了，别再想什么新的花样了。每一次新的创造，都给人的生命本身造成懒惰的充分理由。

你看，手写的字一定很难看。王艾热衷于绿色，我就觉得绿色与这些电脑之美机械性相反。

笔真好，钢笔字真好，抓住我最敏感的神经，令我心碎又让我安详，仿佛有许久别的某人突然回来了，坐在我身边，很近很近，触摸着我的手指，又通过手指抚摸我的记忆。很近的呼吸那么模糊。失望减少了，焦虑消失了，手与笔与纸与字与书写的真正关系又出现了。

胡平，你看，我这条是在写情书，眼睛居然有些湿润，也不知道对笔的久患造成的，还是用笔给你写信的缘故。

小胡畔可能不会用笔写字了吧。我以为让孩子们记住用笔写字，比让他们在美国学汉语更好些。我们的过代人没法摆脱方块字的束缚了，这是宿命。我就希望下一代都摆脱汉语，这确实是个操蛋的良族发明的操蛋的表意工具。

国内的人都很忙碌，三年坐狱，出来后，最让我吃惊的是朋友们都有钱了。我越来越不喜欢这里，但是苦难的记忆又让我无法离开，这算不算自虐狂？

实在找不出我和刘霞的合影，只好寄去我自己的一。

刘霞问王艾及孩子们好！

王艾 2000年5月12日